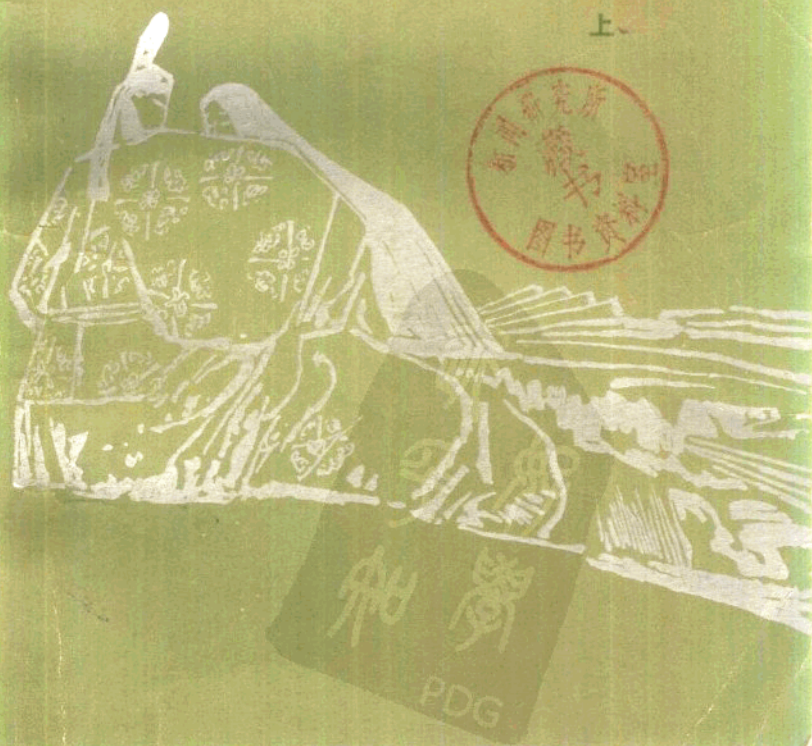


日本文学丛书

紫式部著

源氏物语

上



源氏物語

PDG

译 本 序

《源氏物语》问世于十一世纪初，是日本文学中的一部古典名著，被誉为日本文学的高峰。它对于日本文学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

作者紫式部，本姓藤原，名字不详。因其长兄任式部丞，当时宫中女官往往以父兄之官衔为名，以示其身份，故称为藤式部；后来她写成《源氏物语》，书中女主人公紫姬为世人传诵，遂又称作紫式部。作者生卒年月不详，一般认为生于九七八年，殁于一〇一五年。紫式部出身中层贵族，是书香门第的才女，曾祖父、祖父、伯父和兄长都是有名的歌人，父亲兼长汉诗与和歌，对中国古典文学颇有研究。这样的家庭给了紫式部以文学上的熏陶。作者自幼随父学习汉诗，熟读中国古代文献，特别是对白居易的诗有较深的造诣。此外，她还十分熟悉音乐和佛经。不幸家道中落，她嫁给了一个年龄与她相差二十多岁的地方官藤原宣孝，婚后不久丈夫去世，过着孤苦的孀居生活。后来应当时统治者藤原道长之召，入宫当一条彰子皇后的女官，给彰子讲解《日本书纪》和白居易的诗作，有机会直接接触宫廷的生活，对妇女的不幸和宫廷的内幕有了全面的了解，对贵族阶级的没落倾向也有所感受。这些都为她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艺术构思和坚实的生活基础。

《源氏物语》成书年代至今未有确切的说法，一般认为是在

一〇〇一年至一〇〇八年间，比我国第一批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和欧洲的长篇小说先驱《十日谈》都早三百多年。因此可以说，《源氏物语》是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写实小说。关于作者的考证，日本源学家也是众说纷纭。一说前四十四回是紫式部所作，后十回由其女贤子续补。一说是其父创作大纲，由紫式部助成。更有一说是在紫式部之前已有，由紫式部修订。但这些说法，都缺乏充分的论据。

《源氏物语》产生的时代，是藤原道长执政下平安王朝贵族社会全盛时期。这个时期，平安京的上层贵族恣意享乐，表面上一派太平盛世，实际上却充满着极其复杂而尖锐的矛盾。藤原利用累代是皇室外戚，实行摄关政治^①。由藤原氏一族垄断了所有的高官显职，扩大了自己的庄园，而且同族之间又展开权利之争。皇室贵族则依靠大寺院，设置上皇“院政”，以对抗藤原氏的势力。至于中下层贵族，虽有才能也得不到晋身之阶，他们纷纷到地方去别寻出路，地方贵族势力迅速抬头。加上庄园百姓的反抗，使矛盾更加激化，甚至爆发了多次武装叛乱。这就不可避免地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与斗争，使整个贵族社会危机四起，已经到了盛极而衰的转折时期。

《源氏物语》正是以这段历史为背景，通过主人公源氏的生活经历和爱情故事，描写了当时贵族社会的腐败政治和淫逸生活。作者以典型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了这个时代的面貌和特征，揭露贵族统治阶级种种黑暗和罪恶，及其不可克服的内部矛盾，揭示了日本贵族社会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

① 即摄政关白。八八八年，宇多天皇即位时，对群臣说：“政事万机，概关白于太政大臣。”关白之称由此而来。以后凡幼君即位，由太政大臣摄政，都叫关白。直至幕府兴起后，权移将军，关白才失去作用。

首先，作者敏锐地觉察到王朝贵族社会的种种矛盾，特别是贵族内部尔虞我诈的斗争。她在《源氏物语》中，以弘徽殿女御（地位最高的妃子）及其父右大臣为代表的皇室外戚一派政治势力，同以源氏及其岳父左大臣为代表的皇室一派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为主线，铺展错综复杂的斗争情节，广泛地反映了贵族阶级的权力之争。源氏幼名光君，是桐壶天皇同更衣（次于女御的妃嫔）所生的小皇子，母子颇受天皇的宠爱，却遭到弘徽殿的欺压。弘徽殿如此对待源氏，固然是出于妒忌，是后宫妃嫔之争，但更多的是疑虑天皇将册立源氏为皇太子。因此围绕着这个权势之争，弘徽殿逼死更衣，打击源氏及其一派，促使天皇将源氏降为臣籍，赐姓源氏。在天皇让位给弘徽殿所生的朱雀天皇之后，右大臣掌政，源氏便完全失势。此时，弘徽殿一派就借口源氏与右大臣的女儿脱月夜偷情，逼使源氏离开宫廷，把他流放到须磨、明石。包括左大臣在内的源氏一派，也都被除名简册，剥夺官爵，成了失势的人。从此，弘徽殿一派在摄关政治的权势之争中取得了胜利。

源氏一派虽然失败，但贵族内部围绕着夺取权势的斗争却愈演愈烈。弘徽殿得势之后，到处树敌，处境孤立，加上权臣横征暴敛，平民百姓怨声载道，京城不断发生灾难，引起皇室上下、朝廷内外极大不满。其时朱雀天皇重病在身，他为挽回残局，不顾弘徽殿的坚决反对，决定召源氏回京，恢复他的官爵，凡以前受株连的人也都官复原职。但弘徽殿一派并不甘失败，他们策划废掉皇太子冷泉，拥立桐壶天皇的八皇子，但阴谋又告失败，结果被源氏一派所排斥。冷泉天皇继位以后，知道源氏是他的亲父，就倍加礼遇，源氏也就更是权势鼎盛，万事如意，最后官至太政大臣，独揽朝纲。但是，贵族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并没有停息，

源氏与左大臣之子围绕为冷泉天皇立后事又产生了新的矛盾。这说明摄关政治的上层贵族社会内部矛盾不断此起彼伏，贵族政治加速衰败，最后，统治日本社会四百年的平安王朝贵族阶级也濒于总崩溃的结局。因此可以说，《源氏物语》是日本一幅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历史画卷。

在《源氏物语》中，作者虽然主要描写源氏的爱情生活，但却不是单纯地去描写爱情，而是通过源氏的恋爱、婚姻悲剧，揭示一夫多妻制下妇女的悲惨命运，从而烘托出一幅贵族社会及其没落的景象。以爱情来说，在贵族社会里，爱情往往是同政治利益联系在一起的。男女婚嫁成为政治斗争的手段，妇女成了政治交易的工具。这种情况，日本也不能例外。无论宫内宫外，都是如此，是贵族社会的普遍现象。在这方面，紫式部作了大胆的描写。左大臣把自己的女儿葵姬许配给源氏，是为了加强自己的声势。朱雀天皇在源氏四十岁得势之时，将年方十六岁的女儿三公主嫁给源氏，也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就连政敌右大臣发现源氏和自己的女儿胧月夜恋爱，也拟将她许配给源氏，以图分化源氏一派。地方贵族明石道人和常陆介，一个为了求得富贵，强迫自己的女儿出嫁源氏；一个为了混上高官，将自己的女儿许给了左近少将，而左近少将娶了他的女儿，则是为了利用常陆介的财力。作者其实是把这些爱情故事作为政治斗争的补述，从更广的方面暴露贵族内部人与人之间明争暗斗的相互关系。作者将这种关系描写得如此深刻，也就艺术地再现了贵族社会的这一特征：在那个社会里，“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的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紫式部在反映这种矛盾时，还揭示了这种利害关系同贵族的堕落生活是不可分的。作者是女作家，对这点观察得更加敏锐深刻。她笔下的众多妇女形象，有身份高贵的，也有身世低贱的，但她们的处境都是一样，不仅成了贵族政治斗争的工具，也成了贵族男人手中的玩物，一夫多妻制下的牺牲品。

作者以源氏为中心，写出源氏上下三代人对妇女的摧残。源氏的父皇玩弄了更衣，由于她身份寒微，在宫中备受冷落，最后屈死于权力斗争之中。源氏依仗自己的权势，糟蹋了不少妇女，他半夜冒然闯进地方官夫人空蝉的居室，玷污了这个有夫之妇。他践踏了出身低贱的夕颜的爱情，使她郁郁死去。他看见继母藤壶肖似自己的母亲，由思慕进而同她通奸。他闯入家道中落的摘末花的内室调戏她，发现她长相丑陋，又加以奚落。此外，他对紫姬、明石姬等许多不同身份的女子，也都大体如此。在后半部《宇治十回》里出现的源氏继承人薰君（他名义上是源氏和三公主之子，实际上是三公主同源氏的妻舅之子柏木私通所生）继承了祖、父两辈人荒淫的传统，摧残了孤苦伶仃的弱女浮舟，又怕事情败露，把她弃置在荒凉的宇治山庄。在这里，读者通过这些故事，可以看出这种乱伦关系和堕落生活是政治腐败的一种折光反映，和他们政治上的没落与衰亡有着因果的关系。

作者把她的全部热情寄托在这些受侮辱、受损害的妇女身上，同情她们的痛苦遭遇和悲惨生活。在这些故事中，作者也是着力去描写她们的反抗性格的。在这方面，对空蝉和浮舟这两个人物刻画得比较成功。空蝉是个中层贵族出身的妇女，嫁给一个比她大几十岁的地方官做继室。源氏看中了她的姿色，她也曾在年轻貌美的源氏的追求下，一度动摇，但她意识到自己是有夫之妇，毅然拒绝源氏的非礼行为。特别是在她丈夫死后，虽

然失去唯一的依靠，源氏又未忘情于她，但她仍然没有妥协，最后削发为尼，坚持了贵族社会中一个妇女的情操和尊严，表现出弱者对强者的一种反抗。这种反抗性格，在浮舟身上更为明显。浮舟的父亲是天皇兄弟宇治亲王，他奸污了一个侍女，生下浮舟，遂又将母女一并抛弃。母亲带着浮舟改嫁地方官常陆介。浮舟许配人家后，因身世卑贱被退婚。后来她又遭到薰君、匂亲王两个贵族公子的逼迫，走投无路，跳进了宇治川，被人救起后也在小野地方出家，企图在佛教中求得超度。当然，无论空蝉还是浮舟，她们的反抗都是一种绝望的无力的反抗。这也说明作者在那个社会中，找不到拯救这些可怜的妇女的更好办法，只有让她们一死或遁世了之。

作者紫式部在书中表白：“作者女流之辈，不敢侈谈天下大事。”所以书中对贵族社会的政治斗争，大多运用侧写的手法曲折地表现出来。作者处在一种矛盾的心情中，她既不满当时的社会现实，哀叹贵族阶级的没落，却又无法彻底否定这个社会，否定这个阶级；她既感到“这个恶浊可叹的末世……总是越来越坏”，可又未能认识贵族阶级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往往把主要原因归结为统治阶级的腐化堕落和内部倾轧。所以她在触及贵族腐败政治的时候，一方面指责了弘徽殿一派的政治野心和独断专行，一方面又袒护源氏一派，并企图将源氏理想化，作为自己政治上的希望和寄托。对源氏之死，甚至源氏政治生命的完结，也不胜其悲。书中第四十一回只有题目《云隐》，而无正文，以这种奇特的表现手法来暗喻源氏的结局，也透露了作者的哀挽心情。另外在写到妇女命运的时候，她一方面对她们寄予深切的同情，一方面又把源氏写成是个有始有终的庇护者，竭力美化源氏，在一定程度上对源氏其人表示了同情和肯定。作品主题的

这种互相矛盾，对贵族社会既诅咒又哀挽的现象，正是作者世界观矛盾的反映，而这种世界观的矛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无法克服的。

此外，《源氏物语》以过多的篇幅渲染了一些贵族阶级的美学观点，超度众生、因果报应的佛教思想，以及虚空感伤的情调，这也给作品的思想内容带来一定的损害。

《源氏物语》不仅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而且在艺术上也取得很大的成就，它开辟了日本物语文学的新道路，使日本古典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达到了高峰。

日文物语一词，意思就是故事或杂谈。物语文学是一种日本古典文学体裁，产生于平安时代（即公元十世纪初）。它在日本本国民间评说的基础上形成，并接受了我国六朝、隋唐传奇文学的影响。在《源氏物语》之前，物语文学分为两个流派，一为创作物语（如《竹取物语》、《落窪物语》等），纯属虚构，具有传奇色彩，一为歌物语（如《伊势物语》、《大和物语》等），以和歌为主，大多属客观叙事或历史记述。这些物语，脱胎于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是向独立故事过渡的一种文学形式，它的缺点就是缺乏内在的统一性和艺术的完美性。而紫式部第一次把创作物语和歌物语结合起来，并在物语创作方法上继承了物语的写实传统，摒弃物语只重史实，缺少心理描写的缺陷，主张物语不同于历史只记述表面的粗糙的事实，其真实价值和任务在于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因而对物语的创作进行了探索和创新。作者在《源氏物语》第二十五回《萤》里就曾说过：“这些虚构的故事之中，亦颇有情味，描写得委婉曲折的地方，仿佛真有其事，所以虽然明知是虚构，看了却不由你不动心。”又说：“物语并非如实记载某一人之

事迹,但不论善恶,均为世间真人真事;观之不足,但觉此种情节不能笼闭在一人心中,必须传告后世之人,于是执笔写作。因此欲写一善人时,则专选其人之善事,而突出善的一方;在写恶的一方时,则又专选稀世少见的恶事,使两者互相对比。这些都是真情实事,并非世外之谈。”这段话,不仅指在文学的虚构中应包含生活的真实,而且借区别历史与文学的不同,阐明了对艺术概括的看法。根据这种观点,她在书中写了宫廷贵族生活,但又非生活的原本记录,而是经过高度的概括和精心的构思,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平安王朝贵族阶级各方面的生活,揭示了当时贵族社会某些本质的东西,同时也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源氏物语》全书共五十四回,近百万字。故事涉及三代,经历七十余年,出场人物四百余人,其中给读者留下鲜明印象的也有二三十人。人物以上层贵族为主,也有下层贵族,乃至宫妃侍女,平民百姓。作者对其中大多数人物是比较熟悉的,描写得细致入微,表现了人物的鲜明个性,说明作者深入探索了不同人物的丰富多彩的性格特色和曲折复杂的心理世界,因而写出来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真实地反映了生活的本来面目,更加富有艺术感染力。在小说结构上,《源氏物语》也很有特色。前半部四十四回以源氏为主人公,后半部十回以薰君为主人公,铺陈复杂的纠葛和纷繁的事件。它既是一部统一的完整的长篇,也可以成相对独立的故事。全书以几个大事件作为故事发展的关键和转折,有条不紊地通过各种小事件,使故事的发展与高潮的涌现彼此融汇,逐步深入揭开贵族生活的内幕。在体裁方面,《源氏物语》颇似我国唐代的变文、传奇,宋代的话本,采取散文、韵文配合的形式,以散文为主,织入近八百首和歌(以五七五七七的

三十一音节形成的短歌)，使歌与文完全融为一体，成为整部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散文叙事，和歌则抒情和状物，它不仅使行文雅典，而且对于丰富故事内容，推动情节发展以及抒发人物感情，都起到良好的辅助作用。特别是作者在继承本民族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了中国文学的优秀成果，广泛地运用了汉诗文，尤其是白居易的诗句达九十余处之多，第一回《桐壶》更是有赖《长恨歌》而成立。此外还大量引用《礼记》、《战国策》、《史记》、《汉书》等中国古籍中的史实和典故，并把它们结合在故事情节之中，所以具有浓郁的中国古典文学气氛，使中国读者读来更有兴趣。

《源氏物语》问世以来，已经过去近千年了。尽管它在结构上显得有些庞杂、冗长，相同场面和心理描写重复颇多，有损于作品的艺术完美性，但它毕竟是一部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高的日本古典文学作品，在今天仍保持着它的艺术生命力，对日本文学继续产生着影响。现在将全文翻译和出版，对于我们认识日本贵族社会趋于没落的必然规律，对于研究日本文学的发展和中日古代文学交流，并且对于中国文学工作者在艺术上的借鉴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本书是由著名漫画家、作家、翻译家丰子恺先生在六十年代初化费不少心血翻译出来的，译文优美，传神达意，既保持了原著的古雅风格，又注意运用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笔法，译笔颇具特色。由于十年浩劫，本书从出版计划中撤销；一九七三年虽重新列入出版计划，但在“反黑线回潮”的冲击下，又告夭折，致使译者生前未能看到本书的出版，实是一件憾事。现在几经周折，经过刘振瀛同志提出不少有益的意见和丰一吟同志

对全书进行整理，作为日本文学丛书之一，同读者见面了。译者长期的心血终能有益于中日友好和文化交流的事业，也是可告慰于丰子恺先生的。

叶渭渠

一九八〇年六月于北京

目 次

译 本 序	(叶渭渠) 1
-------------	---------

第 一 回	桐壺.....	1
第 二 回	帶木.....	20
第 三 回	空蟬.....	53
第 四 回	夕顔.....	61
第 五 回	紫儿.....	95
第 六 回	未摘花	129
第 七 回	红叶贺	154
第 八 回	花宴.....	176
第 九 回	葵姬.....	185
第 十 回	杨桐.....	219
第十一回	花散里	255
第十二回	須磨.....	259
第十三回	明石.....	293
第十四回	航标.....	323
第十五回	蓬生.....	346
第十六回	关屋.....	362
第十七回	赛画.....	366

第十八回	松风·····	380
第十九回	薄云·····	396
第二十回	槿姬·····	416

目 次

第二十一回	少女	431
第二十二回	玉鬘	465
第二十三回	早莺	493
第二十四回	蝴蝶	504
第二十五回	萤	518
第二十六回	常夏	531
第二十七回	篝火	547
第二十八回	朔风	550
第二十九回	行幸	562
第三十回	兰草	580
第三十一回	真木柱	590
第三十二回	梅枝	615
第三十三回	藤花末叶	628
第三十四回(上)	新菜	645
第三十四回(下)	新菜续	707
第三十五回	柏木	768
第三十六回	横笛	792
第三十七回	铃虫	804
第三十八回	夕雾	814

目 次

第三十九回	法事	859
第四十回	魔法使	871
第四十一回	云隐	887
第四十二回	勾皇子	888
第四十三回	红梅	897
第四十四回	竹河	906
第四十五回	桥姬	934
第四十六回	柯根	957
第四十七回	总角	982
第四十八回	早蕨	1040
第四十九回	寄生	1053
第五十回	东亭	1112
第五十一回	浮舟	1153
第五十二回	蛭蛸	1199
第五十三回	习字	1235
第五十四回	梦浮桥	1279
译后记		1289

第二十一回 少女^①

岁历更新，匆匆已届三月，藤壶母后周年忌辰过去了，朝野臣民都除去丧服，改穿常装。到了四月一日的更衣节上，满朝衣冠都象花团锦簇一般了。四月中旬的酉日，举行贺茂祭时，天色也很明新鲜丽，只有前斋院槿姬依旧孤居寂处，悒悒寡欢。庭前的桂树蒙着初夏的熏风，欣欣向荣，青青可爱。青年侍女们看见了，都回思小姐当斋院那年举行贺茂祭时的情状，不胜恋恋^②。源氏内大臣来信问候说：“今年斋院父丧期满，该除服了。贺茂祭袂褙之时，心情定然舒畅了吧。”又赠诗云：

“君当斋院日，袂褙在山溪。

岂意今年褙，是君除服期。”

这诗写在紫色纸上，封成严格的“立文”式^③，系在一枝藤花上送去。形式甚合时宜，优美可爱。槿姬的复书是：

“临丧成服日，犹是眼前情。

转瞬忽除服，流光殊可惊！

① 本回写源氏三十三岁夏天至三十五岁秋天之事。

② 贺茂祭时节，将桂和葵插在衣冠上。故见桂树想起贺茂祭。

③ “立文”是日本的书信形式之一，把信纸卷作筒形，用白纸包起来，上下端捻好。

真乃无常迅速也。”如此而已。源氏照例仔细欣赏。槿姬除服之日，他送去了无数礼物，交宣旨收转。槿姬看了反而不快，说要退还他。宣旨想道：倘这礼物上附有情书，那么不妨退还他。但现在他并无所求，况且小姐当斋院期间，他也常常致送礼物。这确是一片诚心，有何理由可退还他呢？她觉得左右为难了。

五公主那里，源氏逢时逢节亦必致送礼物。五公主衷心感激，便极口赞誉他：“这位公子，我看见他不多几天之前还是个孩子呢。谁知一眨眼，已经变成大人，礼数如此周到了。况且相貌长得漂亮之极，心地比谁都善良呢！”青年侍女们听了都掩口而笑。

五公主会见槿姬时，常常劝她：“这位大臣如此诚恳，你还疑心什么呢？他爱慕你，不是今天才开始的。你爸爸在世之日，因为你当了斋院，不能和他结婚，常常愁叹呢。他说：‘我打定了主意，这孩子偏偏不听。’每次说这话时，都很伤心。从前左大臣家的葵姬在世之时，我恐得罪三姐^①，不曾向你劝说。现在呢，这位身分高贵、不可动摇的正夫人已经亡故了。据我看来，由你起而代之，再得当不过了。况且源氏大臣也回复了从前的样子，诚恳地向你求婚。我觉得这真是天作之合了。”她说的一套古老的话，槿姬听了很不高兴，答道：“父亲在日，我一向倔强，直到他逝世没有改变。现在反而回心转意，与人结婚，这真是太荒唐了！”她的样子很难为情，五公主也就不勉强劝说了。槿姬看见这宫邸内上下人等都袒护源氏，便觉今后非当心不可。至于源氏本人呢，一味尽忠竭诚，静待槿姬回心转意，却并不无理强求而伤害她的心情。

^① 葵姬之母。